

金山憶舊

(二)

張香譜

官場鬥氣考試創舉

在京師大學堂的畢業試中，有同學於考完後，呻吟一聲，便死在牀上；也有同學在試場中，當堂吐血身亡，真是像經過一場艱苦的肉搏戰！而我幸能一試成功，但要休養將年，其苦可知。造成這次慘酷考試的原因，乃由於官場「鬥氣」的結果，回憶所及，可述如下：

我們畢業那一年，畢業試的主試問題，便發生了暗潮，學校方面與學部各持理由，均爭做主試。學校方面，以畢業試不同禮闈，學部不應干預；何況所考的均為專門教材，學部未必有新學專才，可任命題的人，閉門造車，出不合轍，會害了學生；但學部則以職司學務，而京師大學堂乃為全國最高之學府，畢業銓衡，乃屬大典，更非由學部主持不可，並責校方，不尊重主管，各執一詞，相持不下。唯衡之世界任何大學，學生畢業試，無不由學校自行主理，從未有由教育部運行插手的事，但中國官場昧於事理，竟有此種不愉快的事情發生。且學部以「在朝」的關係，卒由光緒皇帝以上諭命令，由學部主持京師大學的畢業考試，學校方面，只有屈服於皇命之下。官

場爭權，却苦了我們，一旦聞歸學部主試，全校惶惶，因我們在本校前後五年中所讀的課程，計共有二十五科。如果全部都要考試，而學部員司又不知學生的程度，隨意命題，高深莫測，真是難以應付了。但在專制時代，君命難違，在不合情理下而奉行了。於是年的十月起，放假一個月，為學生溫習之用。考期定為五十天，真是別開生面，開考試史的創舉；隔日考一科，每科考四小時，故二十五科要花五十天的時間，至是年的十二月才全部考試完竣。

考試的時候，防範舞弊，秩序綦嚴，每班指定課室一間，學部所派的監考官，站課室門外，按考生名冊唱名，考生即須應到，上前領卷，然後進入課室。每人一張書桌，依編號坐下，復由監考發試題，一聞鐘聲，便開始動筆，直至完卷，交與監考官，始准離開試場。當未點名之前，監考官當眾宣佈：考生必須先辦妥大小二便，始得進入課室，交了卷，始准出外，限制四小時，不得大小二便。人有「三急」，而行不得也哥哥，真屬苦事了。亦以此之故，弄出一段笑話：考生中有一位廣東籍的同學曹致宗，人很聰明，也很頑皮。在開始考試以後約兩小時，他忽然苦着臉

起立對監考官說：『我尿急得很，應如何辦理？可否准我出外小便？』監考官當然不許，他又皺着眉頭說：『如不准我出外，我只有在這裏撒尿』。說完了，真個作狀欲解下衣，監考官立即阻止。另一監考官便跑往試場辦事處，向主考官學部侍郎寶熙（滿州人）請示處理辦法，寶侍郎命他找廝役拿一個便壺給曹致宗，曹君小便完畢，交回廝役拿出場外。全場考生以此事可以愚弄監考官，很覺有趣，便彼此起落，紛紛報告尿急，弄得監考官啼笑皆非，忙個不了。此事一經傳播，各試場相繼效尤，校役固不够供應「提壺」，監考官也疲於奔命。到了第三場（第三天的考試），學部改變辦法，不准拿便壺入試場，如某考生要小便，便派職員一人（學部調來），跟隨到廁所，以便監視。這一來，使學部上下皆苦，成了「天怒人怨」，非找考生報復不可。於是監考特別嚴密，諸多挑剔。

這一場慘酷的畢業試，考生三百餘人，因體力不能支持，或以心臟病關係，死了十餘人。「考試未捷身先死」，魂化杜宇，恨海難填。與我同宿舍的馬步青同學，在上午考試完了，返回宿舍，便躺下牀上，祇聞呻吟一聲便魂歸天國；與

我同自修室的張主東同學，忽然於座位上，口吐鮮血，當堂死去。是誰爲之？孰令致之？倘由校方主試，斷不會產生此種悲劇！

我於光緒三十年五月的中旬，由鄉首程赴京，八月投考京師大學堂，十月入校，我在京師大學堂肄業五年，原因我是未經中學階段，要先入公共科，補修中學應讀課程，補修完畢，始升師範館，師範館乃屬本科，要肄業四年，因此我在京師大學堂要讀書五年才能畢業。

京報稍遲抱憾終生

在全國最高的學府，攻讀了五年，又經一場像肉搏戰那樣慘酷的畢業試，取得了獎賞舉人和七品小京官。我在這場畢業試中，體重減了十五斤，視覺模糊，終日頭暈耳鳴，像大病之後那樣的衰弱。畢業後，仿科舉榮中的習俗，與全體同學，分別回鄉祭祖，因其時仍是晚清，科舉雖已停辦，但衣錦榮歸，仍爲一般人所重視。我也乘南旋的機會，在家醫治一年，健康尚未能復原。迄宣統初年，再赴京師，升分科大學，幸逢校醫丁福寶大醫生，爲我治療，教我每天清晨到操場慢步跑二百米（公尺）卓眠早起，長服司各脫魚肝油，身體逐漸復原，我能活至今日，實拜丁醫生之賜。

當我從北京回鄉，族人視同鹿鳴宴罷，高中榮歸的孝廉，舉族騰歡，但我却以慈幃見背，有昊天罔極的沉痛。尤其是京報人遲到兩小時，使我偉大的慈母，不及親見報人叩喜，使她知道愛子不負期望，真個考得舉人，以慰其畢生大願，直

教我終生抱憾！我不是腦袋裏充滿封建思想，以中舉爲「揚名聲，顯父母」之事。我所終生抱憾者，乃以母親得子很遲，在我未誕育之前，常爲無子自恨，終日飲泣。當時我雙親乃與四伯父同住大屋一楹，兩家手足情深，兄弟怡怡。我四伯父爲人的長子——即前文所述的祖詒兄，出嗣過房，承繼我的父親，同氣連枝之情，表現非常深切。我母親亦以將侄爲兒，稍減悲感。我祖詒兄聰穎過人，年少英俊，十三歲遊泮水（府試中選爲弟子員——秀才），十七歲舉孝廉（鄉試榮中舉人），少年即名登科舉，前途不可限量，豈止族人以爲榮，抑亦邑人以爲光！

當祖詒兄榮中之後，同鄉謁祖，俗例凡新科舉人榮歸，全族父老及家屬，親赴碼頭歡迎，然後陪到祖祠，由新科舉人祭告祖先。是日演戲，歡飲以示熱烈的慶祝。此種儀式，稱之爲「接宴」。那天，祖詒兄將抵本鄉，全鄉父老昆仲齊集祖祠，準備集合之後，齊赴碼頭接宴，正當此時，突見我的四伯母披頭散髮，手持一炷香，奔入祖祠，在祖宗神位的案前，高聲大哭，大罵我的四伯父胡塗，將自己的兒子送給他人。我的父親見此情形，一時氣忿，奔回家中，取出四伯父給子過房的東帖，當衆在祖祠祖宗神位之前焚化，表示將祖詒兄退繼歸父，此段戲劇性的插曲，由於我父親鮮明的表示不佔人的所愛，才迅速的了結，大家繼續進行接宴的事宜。但這件事給我父母的刺激太大了，幸而我生育了，退繼之憾，可以彌補。但在我的母親心裏，很像有點氣忿，橫積在胸中，必須我去雪除，所以一有機會，便訓

勉我勤學，希望我也能考中舉人，能爲父母洩一口鬱氣，不料我獲得賞獎舉人之日，京報人南來泥金報喜，（科舉時代，有專做捷報榮中喜訊的人，叫做報子，攀登場屋，偷聽唱名列榜者的姓名、次第、原籍，即奔馳到榮中者的家鄉，登門叩喜，在門首貼一張泥金捷報，穿一件藍布長袍，頭戴一頂無頂的纓帽，敲面小銅鑼，打個千兒向主家道喜，主家給予賞錢，俗諺有頭報三兩六，二報三錢六，三報三分六的口頭禪。所謂三兩六，是三兩六錢的銀子。）於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，到達我的家裏，而我的母親則剛於上午六時逝世，不能親見報人叩喜，假使報人早到兩小時，則我母親不致遺憾而終。我根本無視於舉人的虛名，但足能慰吾母生平之願者，我當竭力以求之。既獲之，以片時之差，而使吾母竟不能親見之，天乎？人乎？安能起吾母於九泉而親告之，此我引爲終生抱憾者！

京師大學堂畢業者，一律奏獎舉人出身，而按其畢業成績，分別授職內閣中書、中書科中書、七品小京官等。如已有官職者，照原官加一級。但在我畢業以後，科舉制度也廢止了，凡在京師大學堂畢業者，仍一律賞獎舉人，惟不另給官職了；如已有官職，乃可照原職充任，沒有我們畢業時，那樣的優待。在分科大學畢業，照學部章程，乃奏賜翰林榮銜，但不久清帝退位，民國成立，因政體變更，取消翰林，一律照英美學制，給予學士學位。如再入通儒院畢業，始給予博士，但通儒院始終未成立，故民國初年尚未有國產博士出現。

我攻讀分科大學之初，原意習醫科，但醫科要用德文課本，我無法應付，欲習法律，又為四伯父不許。四伯父云乃秉承祖訓，才阻止我習刑名之學。原來我曾祖父奕驤公，精於律學，因嗜訟，卒為人構害，移屍嫁禍，涉訟三年，幾至破產，因此寫下遺囑，後世子孫，不准學習申韓。我遵守家訓，改入商科，研究銀行實務，但畢業後，僅在銀行服務，未滿半年。此後終身竟為育才工作，學非所用，非我所料及。

梁財神念舊我候差

我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，畢業於分科大學。是時，我四伯父的長子祖詒兄，剛剛卸了山西洪洞縣縣長的官職，跑回天津英租界，開設一間中藥店，一面督教兒子就學，一面懸壺問世。像陳修園一般，辭官而以醫術活人。因為他對中國的醫學夙有深究，後來，他以活人無算，在天津馳

譽杏林。他的第三兒子崇德，在北洋大學醫學院讀醫科，承襲活人的衣鉢了；第四兒子植庭，在新學書院攻英文；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幾個兒子，跟他在藥肆二樓習中國文學。

祖詒兄與財神梁士詒（燕孫）先生交誼甚深，具有同學、同年雙重的關係。少年時，在佛山同窗於鳳山書院，同科考中舉人，共赴鹿鳴宴。當梁士詒先生未顯達之時，曾在我四伯父所創的金山庄廣行號住了兩年。以前科舉時代很重視同年的關係，加以同窗攻讀，當非泛泛之交。何況我四伯父又長期招待過這位後來紅得發紫的財神？所以，當梁士詒先生在政海得志時，曾屢邀祖詒兄出仕；但祖詒兄是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弟子，康有為因戊戌政變，袁世凱賣主求榮，使康、梁倉皇出走，光緒皇帝長禁瀛台，康有為對袁項城恨之入骨。故民國以後，袁氏玩弄權術，獵取總統，康有為即諱誡門人，莫受袁氏官祿。祖詒兄恪遵南海老師的訓示，雖老友梁士詒屢請出山，亦始終婉辭，只深謝老友的關係而已。

梁士詒在前清任郵傳部大臣時攝。



我以剛畢業於北京大學，初入世途，如無人引荐，將無法用其所學，抑亦無晉身之階。於是趕赴天津，請祖詒兄修函介見梁士詒先生。承梁士詒先生頗重車笠之盟，對故人弱弟甚表關切，問我的志願，如欲登仕版，可荐我入交通部和財政部。當時，我很希望能學以致用，乃表示我是在北京大學商科修銀行學畢業的，希望用其所長，入銀行界服務，梁燕公也很贊成我的主張，並允介紹

我入交通銀行服務。我晉見梁財神時，正是蒲節過後，但到重陽，仍無消息，乃托友人大打探動靜。那友人不負所托，逕向梁士詒先生請示，但梁士詒却很着實的答覆說：「張某是北京大學的銀行科畢業，銀行的小職員，不便請其屈就，高級行員又一時未有出缺，希轉致張某靜候，我必為之盡力」。梁財神既如此懇切啓覆，欲速不達，只能聽其自然，為求以時間爭取機會，乃節衣縮食，力求節省，寄望於將來而已。

在此候職期間，適一羣老友余乾甫、張少蓮、尤仲盤等來京觀光，漫遊北京之後，欲赴漢口探望交通銀行經理何子卿，約我與李伯賢聯袂往遊漢口。我以候職無聊，亦靜極思動，乃答允他們的邀約，即乘京漢鐵路火車啓程，不料車行至保定，客車竟與軍車相撞。其時，我們正好夢方濃，忽隆隆巨響，各人均由床上震跌下來，驚醒後，電燈全熄，在黑暗中摸索，發覺身上溼了，自以為流血，但又無受傷之痛，我們幾個人，靠呼叫算連絡好了，但在黑暗中，也是一籌莫展，紛擾一小時以上，救護人員才馳至施救。我們一行幾人才獲脫險，幸而都是平安無事，但已捏了一把汗了。於是我個人折回北京，他們幾人則賈其餘勇，換車後，繼續登程。

我返京之後，不久，適京綏鐵路的方總段長有弄璋之喜，邀我赴湯餅之宴，在席間知我有漢口之行，受驚不去之事。問我欲遊長城塞外否？我表示塞上風光，久已嚮往，如有機會，當願飲馬長城。方總段長便即席邀請我乘京綏鐵路的客車，到張家口轉內蒙古各地旅遊，我自然樂意接

納。方總段長以他本人的乘車證給我，所以車上的侍應生對我招待特別周到，先到張家口，繼赴平地泉；到達平地泉，黃總工程師已接到方總段長的通知，親來車站接到他的公館住了兩天。問我欲往內蒙古各地旅遊否？我當然希望在塞外開一眼界，黃總工程師便派路警兩名，護送我旅行，先赴周老財收場，參觀塞外一所著名的畜牧機構。周老財是山東人，在天津經營銀莊，失敗了，挾了剩下的財資，跑到平地泉，做關內人所不敢做的經營，從事於畜牧的生涯。憑他靈活的頭腦，刻苦的精神，畜牧殖繁，內蒙人也甘拜下風。那時，他已擁有牛羊數十萬，富甲一方。抵達牧場時，牛羊遍野，西風殘照，黃沙漠漠，遠遠一聲角號，塞上風光，另有一番蒼莽情調。

深入內蒙遠去關外

因黃總工程師派路警保護的關係，周老財知道我是鐵路方面的貴賓。因他的牲口要靠路局幫忙運輸，所以對我特別客氣的招待，親自陪我到他的牧場參觀一番。後來，周老財知我有意深入內蒙考察，研究蒙古民族的風俗，便另派場工兩名，陪同路警以為保護。因為深入內蒙，則他的場工比路警較為有效。當我在起程之前，周君特別將內蒙各旗的風俗對我說明，叮囑我要帶食鹽前往。因各地均無旅舍，必須借宿人家，但內蒙缺乏食鹽，如送點鹽給他們，則皆大歡喜；並要我特別留意一件事：他說內蒙古人很好客，歡迎外客借宿；但他們所居的乃一個大帳幕，沒有床的設備，一家男女老幼，均睡在地氈之上。若有外

客借宿，亦與他的家人同睡在一起，且對客人款如上賓，着家中最年輕的一位婦女，睡在客人身旁，其中僅置竹竿一枝，以作鴻溝分界；但時至夜半，該家主人必悄悄窺伺，如發覺客人仰臥或背向伴睡人，則認為客人是正人君子。倘發覺人面向少婦，即認為非禮，早起時，奉上客人一碗冰水。如客人毫不遲疑，接過冰水，一口飲盡，主人仍認為此客人還是正人君子；否則，立下逐客令，待客人至荒郊時，便將客人刺殺，借宿時務宜小心云。這種守禮之事，讀書人當知警惕，事實上亦毋須周君暗指。

當我偕路警場工四人，深入內蒙，沿途並不是黃沙無垠，也有青山綠水；風吹草底，隱見牛羊的景象，則隨處可見。步行三十里，極目四野，均無房屋，都是設帳幕而居，俗稱之為「蒙古包」。我們漫遊整天，不覺斜陽西下，暮色四起，乃到一蒙古包借宿。果然主人喜客，甚表歡迎！我們送上食鹽，主人更喜上眉梢，招待我們以豐富的晚餐，亦不外乳酪、烤羊肉、紅燒牛肉之類的食品。到就寢時，伴寢者果然是美貌的少艾，雖無一竹之隔，也須彷彿下惠坐懷不亂了。但恐酣睡失儀，乃整夜不敢熟睡。翌晨，我們向主人告辭，主人很客氣的留我們吃早點，然後親自送我們數里，我再三請他留步，他才目送我們歸去。我以為為一天之遊，已得內蒙風俗的輪廓，且不欲在此就得太久，以免梁士詒先生方面有了佳音，而無法通知。於是返回周老財的牧場，逗留一宵，謝謝他的招待，然後返平地泉，向黃總工程師辭行，便即返回故鄉。

從內蒙歸來，仍住佛照樓。在京候職數月，有款用罄，以典當衣物來維持生活，陷入窮愁潦倒的境界。人家識財神，大可富貴逼人來；但我識了梁財神，竟要典當度日，不禁啞然失笑。正在一籌莫展之際，適奉天省教育廳長莫桂恆學長來京引見，莫桂恆兄為北京大學的同學，聞我床頭金盡，即到佛照樓相訪，並邀我出關相助。我既然憔悴京華，與其枯候，不如走馬遼陽，以求出路，況莫桂恆學長視席情殷，更不便推辭，我即隨他出關，到了離鄉何止萬里的奉天。

當時北京大學畢業的奉天籍同學，在政途均甚得意。宋鳳純任優級師範校長，高元溥任農業學校校長，關海清任公立法政學校校長，孫奎舞任商業學校校長，黃光烈任東三省公報社長，魏紹周任撫順縣縣長。各學長聞我到了奉天，紛紛來瀋陽相敘，並舉行歡宴，共話當年。宋鳳純校長邀我到優級師範任英文教員，關海清校長邀我任法政學校商法教授，莫桂恆廳長委我為教育廳圖書審查科主任。因當時各校的教科書，除由商務印書館編印外，也有中華書局編印的課本。有的用商務，有的用中華，既無標準，也不劃一，故教育廳特設圖書審查科，以審定課程標準，何者應予採用？何者不予採用？使程度一致，以求全省教育達於標準化。以嶺南書生，初入世途，即遠赴遼東，流水萍蹤，誰能預定？不料司鐸遼陽，竟為我服務人生的第一段里程碑。

袁氏稱帝飄然南歸

奉天省的教育廳，是與省長公署合署辦公。

那時，我還是一位翩翩公子，是一位很活躍的人物，家眷沒有北上，以一個獨身漢住在教育廳的宿舍裏。交涉司的公子孫一冉兄，與我同在優級師範學校任英文教席，也是一位裘馬青年，憑他的介紹，使我認識了兩位貴介公子：一位是督軍的公子，一位是省長的侄少爺。因彼此年齡相若，嗜好相同，成了很投契的朋友。他們既是貴介公子，側帽輕絲，輕裘駿馬，不免笙歌徵逐，既認為我是談得來的朋友。於是他們的生活圈子，不由分說的把我拉進去。因為我作客他鄉，人在屋簷下，不能不隨緣。因此奉天的要人識得更多，督軍府的參謀，省政府的諮議，均成好友。可惜我不是熱中的人物，否則我可以在奉天的政治圈內，成為二三等的忙人；但我只教我的書，我做我的小小科長，從不作個人的鑽營，只是杯酒言歡，以朋友相處而已。人識得有些，荷包也清得快些，每月收入千餘元，都是每月都用光了。這時，總帶有一點青年豪氣，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，根本不把「阿堵物」看在眼內。

民國四年的八月，從故都傳來消息，很快就奉天散播，說袁世凱沉醉皇帝夢，醞釀稱帝，籌安會的嘍囉已密鑼緊鼓的活動。我聽到這個消息，心裏很是憤激，袁世凱前不忠於君，後不忠於民，應該天下共討之。戊戌政變，清德宗有意圖強，但袁世凱賣主求榮，向慈禧太后的心腹榮祿告密，如果不是外國的使節反對，則清德宗會從皇位摔下來，或許生命不保；但長因瀛台，生不如死，在中國人的眼底，袁世凱是賊臣。及國父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，武昌起義，袁世凱玩

弄手段，利用南北談和，實行一石兩鳥：欺凌隆裕太后的孤兒寡婦，實行逼宮；一面藉和談討價還價，覬覦大總統職位。孫中山先生旨在救國救民，只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成為民主康樂的中國，個人名位毫不計較，乃以堯舜之風，行澆漓之世，讓大總統於袁世凱。

袁世凱對革命毫無貢獻，但以時際會，登上寶位，理應珍視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國家元首的殊榮，効忠於民，建設民國，促進大同。詎狼子野心，竊據神器，竟謀稱帝，以遂其專制之私。假籌安會的羣醜，企圖勸進，集王莽、曹操於一身，背民禍國，國人應共棄之。我決定袁氏一旦實行稱帝，則「不食周粟」。周起仁義之師，伯夷叔齊尚不食其粟，況國人均曰可棄者，我豈能甘食其俸？故籌安會倘上演勸進活劇，我必將小鳥紗自己摘下，不幹這個什麼教育廳科長、主任的小官。民國四年的冬天，袁世凱果真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我乃實行素志，辭退奉天省教育廳的圖書審查科科長，而且決心南歸，也辭了優級師範的英文教員和省立法政學校的商法教授。莫桂恆廳長及瀋陽諸學長紛紛挽留，但此志已決，只有多謝他們的厚誼。於是年的臘鼓將殘，便回到珠海雲山，與家人在廣州團聚，而過農曆新年。

返到廣東之後，原擬以先人遺下的田產，清淡過日，不問世事。適值廣州市的私立法政大學給教育部督學勒令停辦，將該校兩班學生撥入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，編為戊己兩班。新增班的課程中，有商法和破產法兩科，一時未聘得適當的教授，而該校教務長區兆慶兄，乃我北京師範

大學堂的老同學，知我後來曾在分科大學商科畢業，即挽我出任該校教授，擔任商法中的票據法、海商法及破產法課程的講授。我辭職南歸，乃反對帝制，決不再出任袁世凱政權的職務，便將我個人意志坦白告於區兆慶兄。區兄以教授非官，且為國育才，工作清高，雖受國家薪俸，但與一般官員不同。何況廣東目前也洶湧反帝的暗潮，將軍方面，陽為袁氏所收買，實則靜觀其變；至於政方，則探不贊成態度。因此出任教席，與我的初衷並不牴觸。區兄說得合情合理，而友情難却，乃接受法政專門學校之聘。該兩班學生多屬優秀份子，如陳公博、鄧瑞人、沈載和、沈秉強等，便是其中皎皎者，均為當時已班同學。陳公博後為汪精衛的傑出助手，抗戰以後，隨汪出走，出任偽職，而致國法難容，論者惜之。沈載和後任廣東省銀行行長，沈秉強歷任各縣縣長，以幹練為政海聞人。（未完）

試閱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、朋友、同學、試閱。請附郵票拾元，寫明收件人地址、姓名，由本社代寄本誌第九卷第三期特大號再版一冊。